

港區國安法的震懾力及敬畏心問題



王卓祺

2020年7月最後一天，中國全球定位的北斗衛星第55顆，即最後一顆正式入網。幾年前台灣統派人士海天（邵維華）出了一本名為《2020中國與美國終須一戰》的書，預計北斗衛星全覆蓋（即2020年）前若不攻擊中國，美國便再沒有機會。海天的立論是，中國的彈道導彈，號稱航母殺手的東風21D有了北斗導航，其誤差是加減10公尺。其實，不用等待北斗全覆蓋，中國早於1964年已經成功引爆原子彈，1966年試射裝載核彈頭的地對地導彈，中國已擁有核阻嚇力！

港區國安法通過的大背景——中美新冷戰

什麼叫做震懾力？就是擁有傷害對方的能力！核阻嚇的震懾力是幾乎不能承擔的災難性後果，所以稱為恐怖的平衡。今天，中美處於新冷戰格局。以「撒謊、欺騙、偷竊」（we lie, we cheat, we steal）沾沾自喜的中情局前局長、現任國務卿的蓬佩奧已經指中共為當代主要威脅。他在尼克遜圖書館發表的「反共檄文」認為共產黨的本質是企圖改變自由世界；他要領導全球反擊中共的戰役。

上世紀50年代中後期，中國被美國歸類為蘇聯陣營。解密文件列出一旦出現戰爭，中國境內共有113處投彈目標。當年中國窮得可以，但第一代領導人還是「寧要核子，不要褲子」，

決心發展「兩彈一星」，就是要有還擊外敵的震懾力！今天除了核阻嚇外，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經不容小覷！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經濟體，擁有全球最完備的產業鏈、最多的工科畢業生，並有着三四億中產階級的消費群！但是，中國並無意與美國對抗，只是2009年美國全球戰略轉移「重返亞洲」；自此美國跨黨派共識是遏制中國崛起，不容中國超越美國！

在這個大背景下，經過去年下半年的反中黑暴，中央政府終於改弦易轍，從回歸後的寬鬆治港政策，改為收緊，強調貫徹全面管治權。最令香港反對派及港獨分子大感意外，就是人大常委會不理外部勢力制裁，通過《港區國安法》。港區國安法的通過，表明中國為了捍衛國家的核心利益，願意作出任何犧牲！

新冷戰與香港的反中勢力

中央落實了港區國安法，設置了駐港安公署，香港警隊亦有了自己的國安處；10多年來不可能做到的國家安全體系居然由於現屆特區政府的失誤、反中勢力的猖獗，變成「一國兩制」的歷史重大變動，起了範式轉變的效果。日後香港歷史一定將港區國安法列為轉捩點，新序列的初端！

6月30日香港國安法生效前，不少反中勢力頭面人物有打退堂鼓的姿勢，七一非法遊行中有10人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拘控，跟着特區政府選舉主任裁定12位立法會參選人資格無效（直至7月30日止）。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，

英國放寬英國海外護照持有人入籍英國的資格（現有約35萬本流通使用，約290萬人有資格申請），中方可令這批人喪失香港居留權，以作反制。

中美新冷戰表示什麼？美國會想盡辦法，用盡一切力量，推翻中國共產黨政權。這種冷戰思維主導下，不管中國做了什麼，不做什麼，也可以成為美國製造事端的藉口！究竟海天「2020中美終須一戰」的預言會否成事，我們拭目以待！不過，對於已成美國遏制中國過河卒子的香港反中勢力，我們又如何評估呢？

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謝林（T. C. Schelling）有關戰爭博弈的理論談到，通過非武力的震懾力，而非直接使用武力，令對手因避免受到懲罰而知所進退，才能避免戰爭。根據這套理論，中國若不對外部勢力及其香港代理人、港獨分子採取強硬手段，便會示人以弱，令對手得寸進尺。中國傳統謀略有云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

謝林解決戰爭的衝突戰略沒有提及一個前提，博弈還需要一個反擊的震懾實力問題。1996年台海危機、1999年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被炸，中國還只得忍，不就是實力還不夠，要韜光養晦！今時今日，中國想韜光養晦，美國也不會任你甘做第二。美國盟友日本戰後經濟實力一度威脅美國，也不是被美國壓下去嗎？這並不是什麼意識形態鬥爭，而是美國維護霸權，國家利益之戰。我們若採取息事寧人或綏靖對策，亦不會有好結果。繼美

國副總統彭斯2018年宣示的反中檄文，蓬佩奧2020年的反共檄文已經不言而喻。就算中國四分五裂，讓新疆、西藏、台灣、香港獨立，放棄國家發展、民族復興，美國亦不會放過中國。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一樣被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圍堵，把勢力範圍擴展至其周邊的烏克蘭；最後俄羅斯忍無可忍，強硬起來，索性把曾經是俄羅斯領土的克里米亞收回！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亦無可奈何。中美新冷戰的終止或美國稍為收斂，只有美國怯於中國的反擊！同樣道理，對於香港的外部勢力馬前卒，若不強硬對付，使之對中央及特區政府有敬畏之心，大家不會有好日子過！

敬畏心的香港意義

什麼叫做敬畏心？這個詞語與權威、強制力或震懾力相關。若從西方早期現代政治哲學考證，應更有意義。歐洲的中世紀充斥着神權、迷信及腐敗。15、16世紀的「啟蒙運動」就是重新認識古希臘的理性主義，擺脫宗教僵化的教條。但在個人與權威的角度來說，宗教的神聖性使人變得謙卑，對上帝懷有敬畏之心。在15、16世紀早期現代政治學者如意大利的馬基雅維利（1469-1527），對教權十分痛恨。16、17世紀的英國霍布斯（1588-1679）亦苦苦構思如何擺脫神權控制；最終他創作出個人與國家建立的社會契約，以此否定宗教及教會的神聖性，把基督教世俗化。19世紀，德國哲學家尼采（1844-1900）更宣布「上帝已

死」！西方文明有着個人自主自大、藐視權威、打破規矩的衝動！美國新冠病毒疫情不受控制，多少與這種帶有浮士德精神的西方文明——寧死也不要國家干預的自由——的思想有關！

香港是西方價值的前沿地帶。對付不尊重國家政權的「黃皮白心」黑暴港獨分子及其同路人的反中勢力，要以菩薩心腸、霹靂手段大力打擊才成！不然，有方有圓的規矩不會自動出來！觀乎中國於十九大四中全會的治港方針及佈局，起用的再不是斯文有禮、跟足規矩的外交官或行政官員，而是作風強橫利落，有地方一線管治經驗的政治官員。可以預見，好戲還在後頭！

近10年，香港的社會深層次矛盾，已經不再是什麼貧富懸殊、地產霸權的社會經濟矛盾，而是涉及國家認同的政治矛盾；而且從反中勢力及港獨分子的極端表現來看，是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鬥爭。也可以說，若特區的反中勢力被打壓到「聽見及望到」國安法、國安部門而色變，心存敬畏之心，才可說成功扭轉香港的深層次矛盾，完成範式轉變。例如，有朝一日，在大型活動的球賽，觀眾在唱國歌時肅然起敬；當然這個指標一點不易；或許我們要退而求其次！總而言之，今天美國右派政客已經劃破面皮，宣示其反中、反共檄文，中央對香港特區這批視國家及政府權威如無物的敵對分子，還有什麼懸念呢！

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
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